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探索与求真

——西域史地论集

殷 晴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探索与求真

——西域史地论集

殷晴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探索与求真:西域史地论集 / 殷晴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7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ISBN 978-7-228-14351-1

I. ①探 … II. ①殷 … III. ①西域 - 历史地理 - 文集 IV. ①K928.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2496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徐晓琳

整体设计 王 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1
印 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7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50.00 元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编委会

一、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吴福环

副主任委员：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

委员：苗普生 张运德 阿布都热扎克·沙依木 库兰·尼合买提
刘仲康 潘志平 董兆武 田卫疆 齐清顺 王 宁 马品彦
郭泰山 刘国防 阿不都热依木·哈力克 阿班·毛力提汗
米娜娃·阿不都热依木 白 莉 艾比布拉·阿不都沙拉木
李晓霞 木拉提·黑那亚提 李树辉 宋建华 柴 林

主 编：吴福环

二、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李行力

成 员：王 磊 古丽巴哈尔

序

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文明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前景美好。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新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于1981年,30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新疆改革开放及社会稳定大局,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田野调查和系统精专的学术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开始进行农牧区调查和有关新疆历史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足迹踏遍天山南北、绿洲草原,身影留在农家小院、牧民毡房、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兵团连队、军营哨所,查阅和整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图书档案,撰写调研报告,发表学术论著,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疆历史、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民生、民族、宗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以及新疆周邻的中亚等国际问题。几十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几十年“冷板凳”,几十年“爬格子”;身居陋室,

心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春蚕吐丝,似蜡烛燃烧。这些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几十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几代专家学者出版了数百上千部著作、数万篇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蕴含着他们的心血和赤诚。他们是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人。2008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决定支持和资助院里具有正高职称(研究员、教授)的专家学者每人出版一部文集,先从离退休专家学者做起,逐步扩展至在职者,每人从自己毕生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精选数十篇代表作,结集成书,经新疆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付梓出版。每一部文集都是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晶和智慧的阐发。阅读这一部部文集,我们可以看到每位作者的学术历程和进步,也可以从中看到新疆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这套文库的出版,是多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是奉献给社会的一批精神财富。同时,这些成果对于年轻研究人员来说,也是一套极有价值的学习资料。

我衷心祝贺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并祝愿新疆社会科学院不断推出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推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社会长治久安以及各民族文化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吴福环(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2010年10月10日

前 言

这本论集主要是我在1982年调进新疆社会科学院后所写的部分文章，现对写作经过和背景稍作说明。

文中最早的一篇《丝绸之路与古代于阗》，写时我还在和田师专工作。1979年11月26日，新疆历史学会召开“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邀我参加，为此，我特地赶写了这篇文章。那时在和田，文献资料很难找，但城郊戈壁沙漠里，寻觅文物遗址却非难事。星期天，我常骑自行车去做点文物调查。会上我把有关情况，作了一番介绍，想不到竟得到与会者的肯定与鼓励，后结合文献资料，整理加工成文，这就是《丝绸之路与古代于阗》——我在新疆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事，回首已三十余年，它体现了我治学的基本途径，即以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物相结合的论证方法。这篇文章使我得以结缘新疆史学界，生活道路开始了变化。1982年10月，几经周折，我调入了新疆社会科学院，作《新疆社会科学》的历史编辑，在业余时间写点研究文章，恰好这时陈华院长打算组织和田地区沙漠化方面的课题，我即参加筹备并投身调研之中，从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的角度，先后写出了《湮没在沙漠中的绿洲古国》、《历史时期塔里木南缘的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和田水系变动和绿洲兴衰的历史考察》诸文，这些文章都是探索性的，自难说是成熟，如《汉书·西域传》中南道的扞弥，虽有人写过文章，但其位置、都城、范围，至今尚未弄清，学者仍在讨论中，拙作《湮没在沙漠中的绿洲古国》虽多少有些新意，只能反映当前的一种看法，有待于考古新发现，作进一步修改。对有关环境演变的探索，虽然还较肤浅，当时抑或有疑议，不过学界人士绝大多数还是给予肯定的，有评介文章说，这是社会科学吸取自然科学成果的可贵结晶，而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很欢迎这种尝试，以丰富自身的研究内容。事实证明，环境史的研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文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如《和田水系变动和绿洲兴衰的历史考察》一文，较对生态环境的描绘已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了水系变化和环境变迁的密切

关系,并得到有关学者的肯定,但对变迁过程和机制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1987 年和田绿洲的课题结束,加上几年编辑工作的摸索,对史学界的现状有了相当了解,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时新疆民族史的研究已成果累累,而经济史方面,基本上还是个薄弱环节或空白领域,考量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新疆的开发建设非常重视,而且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是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历史研究的领域可以拓宽,新学科与边缘学科大有可为,何不在绿洲研究的基础上,投入到新疆经济开发史的研究中去?

从此,在这个领域内,我陆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新疆经济开发的历程有了进一步的认知,正是在这批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几经修改,才完成那本《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的专著。

殷 晴

2011 年 1 月 28 日

目 录

序	(1)
前言	(1)

· 汉唐西域史事 ·

湮没在沙漠中的绿洲古国	(1)
汉唐西域民族政策述论	(24)
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	(43)
班氏家族与汉代西域 ——系列研究之一：家世兴衰与社会背景	(62)

· 丝路交通和社会经济 ·

丝绸之路和古代于阗	(76)
晋唐时期西域的粮绢比价与交换媒介的演变 ——解析一件新发现的于阗语文书	(92)
古代新疆商贸的发展及绿洲城镇的兴起	(103)
唐代于阗的社会经济研究——寺院文书析释	(126)
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	(145)
古代于阗和吐蕃的交通及其友邻关系	(162)
和阗采玉与古代经济文化交流	(176)
丝路探微四题——香料贸易与食品传播	(189)
西域佛寺经济的兴衰	(204)
唐代西州的市场管理与交易法规	(223)
中国古代蚕桑西传及其相关问题	(231)

汉唐时期西域屯垦与吐鲁番盆地的开发	(246)
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	
——新疆开发史上若干问题的思考	(275)
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	(287)
丝路贸易与唐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	(307)
物种源流辨析	
——汉唐时期新疆园艺业的发展及有关问题	(319)
汉代西域南北道研究	(333)

· 开发建设与环境变迁 ·

古代于阗的西城和东城	
——和田绿洲变迁初探	(346)
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	(363)
十九世纪中叶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	
——兼论林则徐等人在新疆开发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379)
和田水系变动和绿洲兴衰的历史考察	(399)
新疆的开发建设与环境演变的历史思考	(415)
媲摩绿洲的历史命运	
——新疆环境演变史的一个典型例证	(437)
主要论著目录	(450)
后记	(454)

湮没在沙漠中的绿洲古国

汉代,西域南道之扞弥城国,原较其比邻于阗强大,由于衰亡甚早,史书缺乏记载,所以后世知之者甚少。其故地若干历史、地理问题,今颇为中外学者所关注,探隐索微,莫衷一是。现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试为钩沉,以期对研究塔里木盆地南缘之绿洲变迁能有所助益。

扞弥古国的兴衰

在汉文史籍中,有关扞弥国的资料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8年),张骞第一次通西域时,归途经过昆仑山北麓,所以在向汉朝廷的报告中首先提到“大宛……东则扞弥、于阗”。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来西域时,曾遣副使携带大批精美绢帛等礼品到扞弥、于阗等地活动。尔后,扞弥也派人随汉使至内地观光,这大概是西域诸城国最早派到中原的代表。汉代扞弥始终和中央朝廷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

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胜利归来,经过扞弥。扞弥太子赖丹时为质于龟兹。得匈奴支持的龟兹王受到李广利的强烈谴责,放归赖丹,使其得以随李广利去京师生活。赖丹在长安生活20余年,熟谙中原文化,受到汉朝廷的优厚礼遇。元凤四年(前77年)汉昭帝任命他为校尉率军主持轮台、渠犂屯田事宜。汉朝廷在西域建置官职,任命当地兄弟民族人士担任要职,赖丹当推第一人。他不畏艰险,率领士卒开辟草莱,屯田积谷,为开发西域、便利中西交通,实现国家统一作出不朽的贡献。赖丹生活的时代,应是扞弥城国在西域最兴盛的时期。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扞弥国,王治扞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里,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今名宁

弥。”(《汉书·西域传》)扞弥人口、兵力在地广人稀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当时首屈一指。于阗这时仅有“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不及扞弥;就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莎车、疏勒也难于匹敌。不过扞弥与于阗相比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水资源远不及于阗丰富,如按现在流量计算,仅为后者的四分之一左右^①。而更严重的是,老克里雅河不断东移,造成其地干旱缺水,土地荒芜,民众离散,国力衰微。在塔里木南缘的极端干旱地区,农业依靠灌溉,绿洲的生命是水,水资源是绿洲城国的物质基础。而水土条件较好的于阗,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东汉时期,于阗王广德在击败称霸一方的莎车王贤后,日益强大,“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时日渐削弱的扞弥,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以后其国力已远不及于阗:于阗“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拘弥即扞弥:“领户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胜兵千七百六十人。”按上述数字,扞弥人口、兵力已不及于阗十分之一。故公元73年后班超来西域活动,扞弥虽曾派兵参与其事,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但已不居重要地位。它和东汉朝廷关系密切,并曾得到后者的大力支持,受内地影响也深,但史阙有间,难知其详;从其主簿秦牧能左右政局的情况看来,其职官设置与内地相似,担任要职的秦牧也可能就是汉人。扞弥得东汉朝廷的扶助,与强邻抗衡,但这时东汉朝廷本身腐朽暗弱,难以自保,故扞弥在于阗的侵袭下,渐呈不支之势。汉晋之际,这个昌盛一时的南道大国沦为于阗属地,悄悄地退出了西域的政治舞台。^② 晋唐时期,作为绿洲城国的扞弥已属历史的过去,其故地北端早已埋于沙漠之中,南端则兴起了媲摩绿洲。14世纪以后,在水源短缺长期干旱的情势下,扞弥故地终湮埋于大漠之中,中西交通路线也随之南迁,历

① 古今水流量变化不大,按当今和田水利部门的统计数字,西汉于阗国有年径流量23亿立方米的白玉河和21.5亿立方米的黑玉河,流域面积35900平方公里范围,包括今和田、墨玉、洛浦三县一市的绿洲地带。扞弥即拘弥国,有以今克里雅河为主的诸河流,总计年径流量约12亿立方米。两国水资源相差甚远,于阗较拘弥占有绝对优势。

② 《后汉书·西域传》载:“顺帝永建四年,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于汉。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阗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磐发二万人击于阗,破之,斩首数百级,放兵大掠,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至灵帝嘉平四年,于阗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时人众裁有千口。”又《三国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传》曰:“……南道西行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拘弥国、渠勒国、皮穴国,皆并属于阗。”

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故地之探索

《汉书·西域传》载:扞弥国“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说明当时扞弥国的位置和地域范围,东北接龟兹即今库车,西北连姑墨即今阿克苏,而今天在这两地之间,极目南眺,都是绵绵沙丘,只有分散的几处文化遗址,可以追溯历史的过去,偶尔为人们所道及。扞弥“南与渠勒接”,渠勒在何处?至今未见有文章详为论证。其实根据《汉书·西域传》所载,此辟南不当道、不为人所注目的小国,其方位与扞弥的地望有关。

“渠勒国,王治鞬都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扞弥接。”

渠勒西与于阗之南住在山区以游牧为生的若羌部落相接,“东与戎卢”接,戎卢辟南不当道,由精绝向南4日路程,相当今民丰县萨勒吾则克一带地方。^①渠勒在戎卢之西,据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判断,乃系今新疆策勒县水土条件较好的达玛沟乡南至奴尔乡。奴尔在清代称为塔克努拉,塔克系维吾尔语山峦之意,处于低山带的努拉为清代于阗所辖的六城之一。现策勒县南部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沙滩,至海拔2000米左右的昆仑山北坡奴尔或努拉,是年降水量200毫米左右的寒冷半湿润气候区。小集镇上,大树参天,流水潺潺。这里既可进行农耕,种植小麦、青稞等喜凉作物,更宜畜牧,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自然优势。古代渠勒人选择在这样宜农宜牧、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劳动、生息,很合乎情理。据1946年左右编写的《策勒县志》记载:“距本县三百里在色衣巴克山麓(今为奴尔乡一管理区)有大古城一所,其城基宛然在目,历历可考,唯不知系何代之遗迹,于二十六年(1937年)尚

① 《汉书·西域传》称:“精绝国……南至戎卢国四日行。”按此路程计算,当为今民丰县沙吾则克一带,据当地老人阿巴拉汗、拉奇等人介绍:在沙吾则克特爾奈克艾德里原有古代遗址,曾发现有房屋建筑、马槽及丝绸等物,其北1公里还曾挖出过黄金,东南两公里尚有陶片,惜此地流沙蔓延,遗迹已皆为沙包所盖,沙包高者有50米左右,蔚为壮观,只见烧砖数块,或疑为建筑遗物。

有碑碣一面,因文人罕到,不知其为何文字。据当地户民称于二十八年有着军服者数人,已将此碑运往它处矣,究系何机关不得而知(当时驻军有三十八团边卡队,地质考察团有测量队)(苏籍)。”目前上述城基已不可寻,但这里常有古物出现,却为人所共知,和田文管所即存有该地发现之陶罐等物。

以今策勒县达玛沟至奴尔一带为汉渠勒国之所在,“北与扞弥接”,则扞弥南边的疆域可知。现在需要弄清的是,扞弥北边的辖地到哪里?《后汉书》称东汉于阗最强时,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为其统属,说明精绝(今民丰县城北130公里)西北并非像今天这样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当时也是人类活动的地域,1962年冬,兵团农一师勘察设计人员就曾按苏联1944年绘制的五十万分之一地图,在麻扎塔格顺和田河以北十余公里处,骑骆驼沿干河道向东进发,行至68公里的大漠深处,发现过古代的聚落遗址和陶瓷窑址^①,从方位上说正是扞弥国的北境。又,曾来塔里木盆地南缘考察的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载《西北史地论丛》第18页)一文中说:“1929年我们曾到克里雅河考察喀拉墩古城,我们认为是扞弥国遗址。”他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叙述,喀拉墩遗址有房址多处,古城基一圈,并散布烽渣,证明古时设有守望之所。遗址中曾拣到五铢钱及其他钱币,说明最迟至四五世纪此处尚有人居住。推测喀拉墩“显为当时政治及军事重要区域。”斯坦因早在1901年也曾到过这座遗址,并做过小规模挖掘。在这里他曾发现四方形的堡垒建筑,内保留有小麦、燕麦等各种谷物,以及能说明遗址时代的五铢钱^②。喀拉墩遗址与汉代精绝国遗址东西遥遥相望,处于大河下游的绿洲边缘地带,所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南扩展过程中废弃甚早,根据遗物判断不迟于四五世纪。喀拉墩遗址和于阗北境之边防重地麻扎塔格即唐时神山堡亦东西相望。麻扎塔格旁有两条古代干河道向东逶迤而去,而在喀拉墩遗址附近亦有干河道遗迹可寻,两地之间在当时可能有道路相通,同为于阗、扞弥北境之边防重地。喀拉墩遗址不仅有城堡和民居建筑,而且有寺庙佛塔,城堡南北两侧,渠道如网,显示农业生产已占重要地位。其西北41公里处为1994年新发现的聚落遗址,即可能与上述兵团勘察人员发现的古遗址有关的圆沙古城,喀拉墩东北约30公里为玛坚勒克遗址。又其北四五十里还有不止一处的聚落

① 陈华主编:《和田绿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② 详见《古代和阗》英文版,第443~446页。

遗址^①。上述遗址群,证实克里雅河中下游河谷台地,特别是下游三角洲地带,在上古时期,曾有大批人群聚居,汉代西域的扞弥国即建于此。1994年新发现的圆沙古城遗址,位于老河床东岸,城西渠道密集,南距于田县城230公里,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地理坐标系在北纬 $38^{\circ}52.236'$,东经 $81^{\circ}34.905'$ 。遗址窖穴中有麦、粟等谷物,并有大量羊、牛等畜骨出土,说明其生产结构,以农为主,农牧兼营。古城规模较大,周长约995米,南北最长为330米,东西最宽为270米。^②城内外不仅有建筑遗迹,且有墓地分布,据碳14测定该城年代距今2100年左右,为西汉或更早时期的遗址,东汉或稍后即已废弃。

通过上面有关问题的陈述和辨析,对于汉代扞弥之辖地范围,我们有了大概的认知,虽因缺乏翔实记载,难以作出准确的描述。根据现有资料,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析:这个古代绿洲城国,南近山陵,北有流沙,地域范围约在东经 $80^{\circ}29' \sim 82^{\circ}21'$,北纬 $37^{\circ}10' \sim 39^{\circ}31'$ 。北至圆沙古城以北,南部与海拔1500~2200米洪冲积扇中下部及低山带的渠勒相接,西与辖地包括今洛浦县东境的于阗国毗邻,东隔大河相当今克里雅河与精绝相望。总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左右。

扞弥国之大致范围既如上述,“王治扞弥城”,这个绿洲王国的都城也就是它的政治中心究竟在何处?

在《西域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中,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正确指出扞弥城并非《大唐西域记》中的媲摩城,但他认为丹丹乌里克古址似为《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达德力城,亦即扞弥故城,似难得到学界认同。此地经发掘所得的文书证明,古称杰谢,是以唐坎城为中心的六城区域的重要城镇,但亦处于河渠尾部,绿洲边缘地带,废弃于8世纪末唐朝势力最终退出西域的动乱时代。一般学者公认,唐之媲摩城应属扞弥故土,媲摩城在反映10世纪于阗至河西交通情况的《钢和泰藏卷》中尚出现,称为Phimana Kamtha,所以丹丹乌里克不可能系媲摩城之遗址。又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曾认为,今于田县属地之伯什托胡拉克庄附近(于田县先

① 见中国科学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科学考察队考古组:《于田县玛坚勒克遗址调查报告》,《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

② 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察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考察概述》,《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

拜巴扎镇黑阿孜一带)之古城,为古扞弥城:“古城在庄西北二里许,城墙尚存一段,长六十余米,高约二米,由土坯累砌而成,余均被沙碛所淹埋。推其形势,颇宽阔,周约一千一百零四米,中尚有子墙一道。哈拉罕河绕于城旁。在城北半里许,有土墩二,陶片散布极广。由墩东行,陶片散布成线,并高阜起伏,显示其为古人居住遗迹,在东二里处,有较大之土墩,墩旁有大道,东西行,在道旁尚有类似古代沟渠。此城或为古代于阗东境之一大城。”这带地方环境变化颇大,原是沼泽地带,均属草滩,遍地羊群,为于田县之优良牧场。经开荒垦殖,今遗址内外均已为农田区域,由于缺乏保护措施,近年来已渐损毁。当地人传说之城墙,为胶土垒成,宽约4米,高约3米,现尚有6米长之残垣。有人认为系烽火台之土墩,周长约60米,今高约8米左右,其北散布陶片,当地人介绍曾发现古钱、装饰品、刀剑之类遗物。《新唐书·地理志》介绍,兰城守捉(今民丰县境)向“西经移杜堡、彭怀堡、次城(次应为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我认为,上述遗址很可能系唐坎城镇东境之寨堡,即移杜堡或彭怀堡等地。由此向西直线距离12公里,近发现有卡兹纳克遗址,位于一片连绵的沙丘上,遍地散布陶片,范围相当广阔。其中佛寺残墟、壁画保存尚好,这些位于洪冲积扇下部达摩戈(达玛沟)以东之遗址区域,海拔为1419~1423米,自然条件良好,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活动区域,也可能属于古扞弥绿洲的范围。但其位于于阗都城的东南,非如马可波罗所述是扞弥故地的中心,即培因省的省城,它应位于于阗“东部和东北部之间”。其实我们仔细推敲《汉书》所载,字里行间仍然可以找出有关扞弥城所在位置的线索,辨正近人推断之误。《汉书·西域传》除说扞弥南接渠勒外,还有这样两句话值得我们注意:扞弥国“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渠勒国“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

上述距离,无疑是从两国都城算起,扞弥城位于东西交通线上,而渠勒之犍都城辟南不当道,渠勒至都护治所乌垒城,必须先至扞弥,然后沿大道而行。它至都护治所比由扞弥出发多300里,换句话说,也就是由渠勒犍都城至扞弥城的距离。按照这样距离计算,现从渠勒故地策勒达玛沟往北300里正是古代人类活动区域——圆沙古城所在之地。此地举目环视,虽然沙丘起伏,一望无际,却是西汉扞弥国的重要城镇,很可能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载之“王治扞弥城”即扞弥国都。

媲摩绿洲的兴起

汉晋之际,圆沙古城、喀拉敦古城相继废弃,代之而起的是南迁的扞弥人在老达玛沟以北一带兴起的聚落群,这就是北魏神龟二年(519年)宋云、惠生经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行,所见到的新城镇:

“从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傍花果似洛阳,惟土房平头为异也。从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摩城,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余众僧。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人有(病)患,以金箔贴像所患处,即得阴愈…诸宫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①

按《汉书·西域传》所载扞弥一名,原系扞弥之伪,据日本学者研究,在《西域传》中,每每误扞为扞^②,扞弥应为扞弥,捍摩即扞弥,由此可知扞弥这个地名,直到公元6世纪时,在当地仍沿用,虽然作为绿洲城镇已不断南移。《宋云行纪》告诉我们,捍摩地处丝绸之路交通线上,是中西商旅驻足之地,所以北魏商旅来此者颇多,“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宋云所述捍摩金像,与公元123年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记媲摩金像,完全一样:“战地东行三十余里,至媲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许,甚多灵应,时烛光明。凡有疾病,随其痛处,金箔贴像,即时痊愈。”二人所述,应系一地,现已得到学界共识。捍摩城改名为媲摩城,应是佛教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至于该城的地望,《新唐书·地理志》载:“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兰城镇。”坎城镇和上述距于阗三百三四十里的媲摩城基本一致,著名的于阗文书中Hedin24双语文书也证实坎城即系媲摩城。1901年3月下旬,斯坦因曾来这里活动,经过仓卒地踏勘之后,认为丹丹乌里克遗址南边约40里有一大块盖满垃圾的乌曾塔提(Uzuntati),就是《大唐西域记》中玄奘所说的媲摩,亦即汉代的扞弥或拘弥故土。对乌曾塔提的情况,在《古

① 《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65页。

② 榎一雄:《关于鄯善都城的位置和它的迁移》(1),《东方》,1965年;长泽和俊:《拘弥国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